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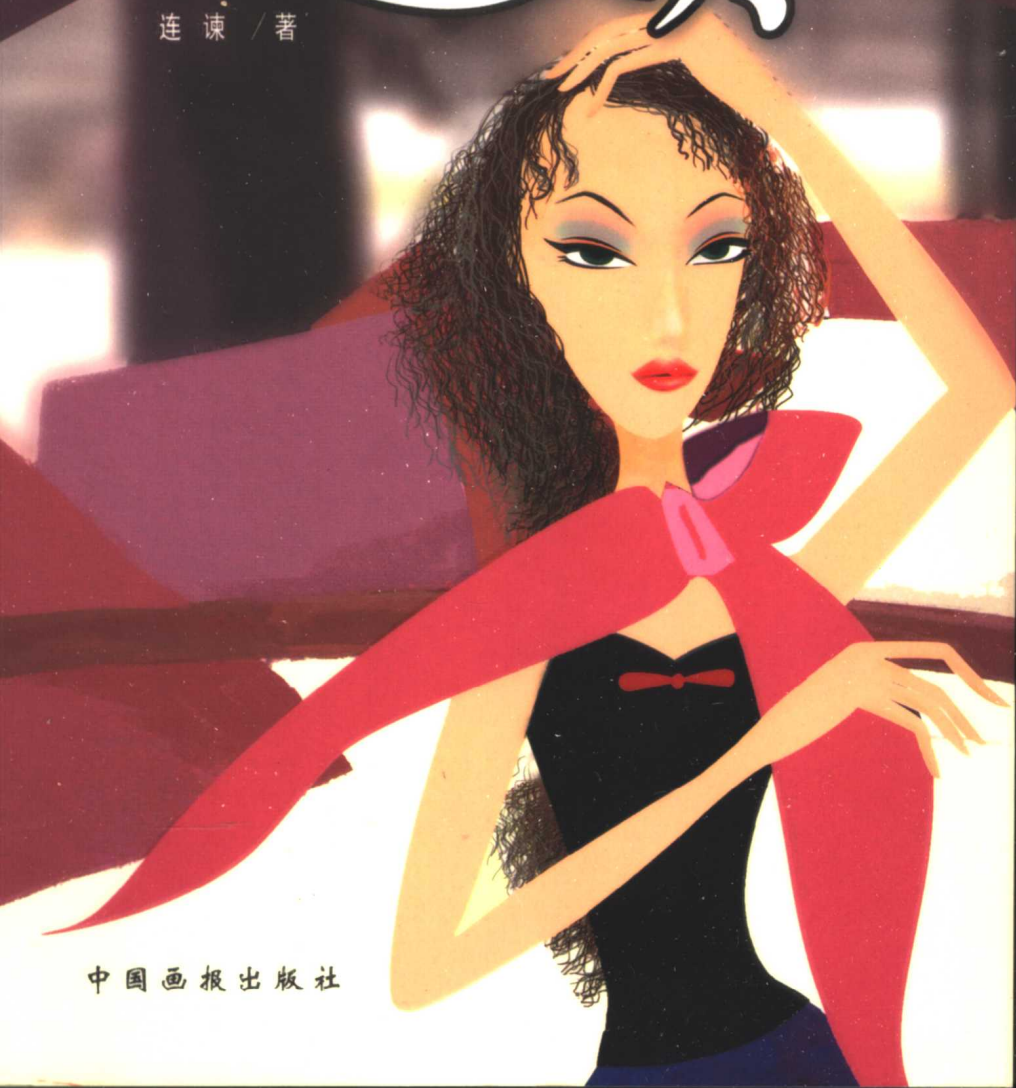
hss

蒋振东 / 主编

Something about Love

比爱情更疼

连 谏 /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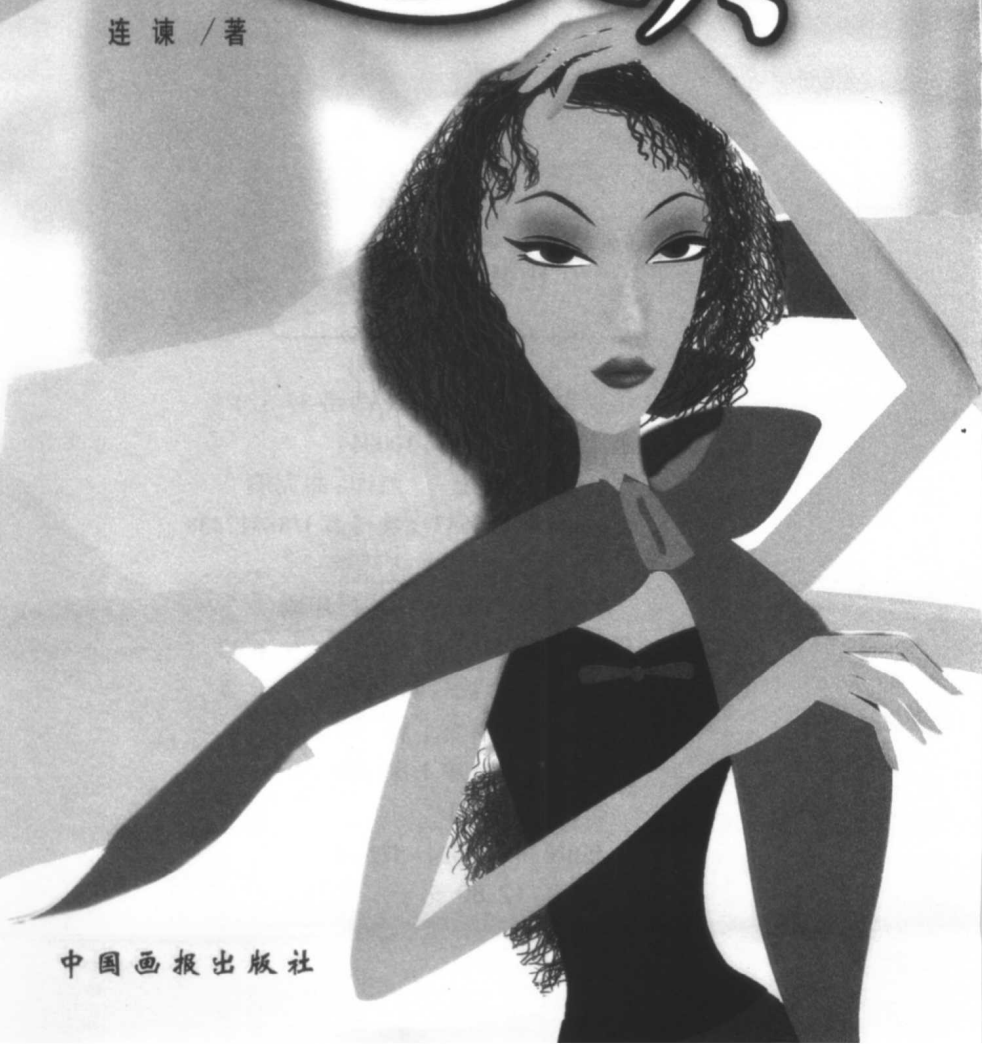
KSS

蒋振东 / 主编

Something about Love

比爱情更疼

连谏 /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爱情更疼/连谏著.—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4.3

ISBN 7-80024-572-1

I. 比... II. 连...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1100 号

比爱情更疼
连 谏

中国画报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政编码：100044

责任编辑：李雅超 监印：曲克明

发行部电话：68414683 (兼传真)/8841743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4.7 插图：14 字数：8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024-572-1

定价：12.80 元

◆ 连 谏

序言

关于写字

很多时候，我不知自己属于做什么的，每每被人问了以何为生，关于答案，常常令我为难。

我没法界定自己的职业。

说无业，感觉自己像一社会寄生虫，那是我很不喜欢的一种状态，说有职业，却无人按时给我发薪水。

每次都要迟疑良久，答案有两个：家庭主妇或码字混饭吃。前者令别人轻然一笑，羡慕我好生幸福，仿佛就是一金丝鸟，正幸福地被某男养着。很多年前，我鄙薄金丝鸟，许多年后，我开始感叹自己眼高命恶兼貌丑无运做不成金丝鸟。做金丝鸟是需要资本的，不是每个女人都有，像我等女子，只好，拼着脑袋和手指在键盘上谋生，与街上蹬三轮卖粥菜谋生的人并无二致，不同了，只是所用方式而已，也不失为一种满足，幸福只是各自的人生角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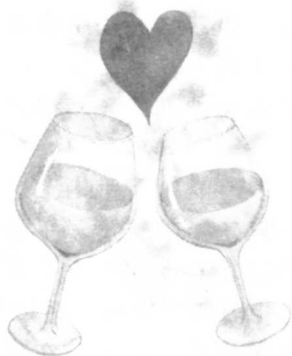
心情倦怠时，恨不能剁下手指，这样，在键盘上拼命的时光就可不再，只是，想想没了手指的惨烈后果，便没勇气去拿刀了，蹬三轮混饭的也会有累有怨怼的时候，他一定不会为不蹬三轮而切下双脚，短暂不快总会成为过去，我愿意相信生活是美好的，至少，在我和小小的女儿聊天时，在激情来临码完一个小说时，我眼中的世界，是一片

阳光明媚的，说自欺欺人也罢，阿 Q 也好，因为生活要继续，像在羊的眼前挂一束它永远也吃不到的青草，为了吃到青草头羊走啊走啊，至于能不能吃到，并不重要，吸引它精神亢奋地走下去，才是那束青草的意义，每个人都会在自己心里张挂起一个遥远的愿望，需要被愿望诱惑着我们，美好地走下去。

如果我是一头羊，挂在我前面的那束青草，是文字，写出来的字，无论好坏，都是心灵的足迹，看着它们，知道某段过去时光，自己的心思曾在其中流淌。

心情平静时，很为自己庆幸，生活中不快乐居多，但，能以自己喜欢的事做职业，并可以养活自己，在人生的诸多类幸福中，哪一种又抵得过这种幸运？

我喜欢回头张望，一张张面孔，一个个名字，一些些往事，在记忆的深处，是一粒粒丰满不败的果实，装满心灵的仓库。人生是由一个个充满契定连环组成的链条，那些路过我生命的人与事，好也罢伤也罢，串联起人生的全部，都是我的感激。



目 录

暗伤 1

对峙 9

比爱情更疼 19

不是每朵玫瑰都为爱情盛开 27

将计就计 37

单身公害 45

街那边的女子 53

男人的恐高症和女人的橡皮笼子 61

七年之痒 71

美宝的秘密 79

最浪漫的事 89

隐情 97

我是婚托我怕谁 105

心在一个地方 113

烟花寂寞 121

偏偏就爱丑男人 129

圣诞传奇 137

暗伤

马克只想在这间房子里温习
他和钟琪的故事，
我只不过是用来缓解短暂伤
感的道具而已，
更重要的原因，
是我喜欢做这样的道具，
虽然疼着……



钟琪说走就走了，去大洋彼岸，友情和爱情两种东西，都不留恋。

她把房钥匙放进我手心：“房子不能卖，留着，防备我在美国呆腻了，你的房子退租得了。不过，你要祈祷美国不让我厌倦，不然，我是要回来赶你的。”

我握着钥匙，泪在眼里晃悠。她不让我送，在细雨霏霏的早晨，一个人去北京，从北京乘机，走得悄无声息。

钟琪没带走任何东西，我提着两只空空的拳头就可以进去生活。钟琪走的理由，再简单不过，她说：“西蕊，我没足够的勇气和马克穷困潦倒一辈子。”

马克开一间不大的广告公司，赚来的钞票，只能维持他吃饭、抽烟，或消费品牌咖啡。钟琪走，马克没有留，他摊开双手说：“我没有留她的资本。”

后来，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马克来了，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着灰尘飞扬，灰灰地说：“西蕊，我是不是很浑？”

我不语，只是舞着掸子掸去往日灰尘，钟琪从来不清扫房间，只要能扒出个窝窝睡觉，就可以。最后，马克叹口气：“钟琪厌倦了没有未来的日子。”

“你明白就好。”我站在窗前看远处的海，房子不错，向南走五分钟，就可以到海边，乘公交车一刻钟，就可以到中山路商业街，下楼走两分钟，是青岛山公园。更重要的是，房顶上有宽阔的平台，钟琪在时，最大的乐趣是去平台侍弄那株长了很多年的葡萄，很大的枝干，茂密的叶子，覆盖了整个平台。夏夜，坐在摇椅上，看看远天的星，是我和钟琪，或者马克和钟琪的惬意。

尽管穷困潦倒，马克的气派却从没潦倒过，他总穿苏格兰飞人休闲装，脚上的皮鞋纤尘不染，那样波澜不惊的从容和帅气，是钟琪最初的爱，只是，这一切取代不了生活的实质。

钟琪不在。马克常常在周末或深更半夜敲开门，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响地看，像房子里有看不尽的往日故事，偶尔说句话，都悠长而恍惚。“西蕊，这个房间，我能感受到钟琪的气息。”

我还能说什么？只好按亮灯，和他一起感受钟琪的气息。给他冲上茶，我们坐在房间里抽烟，抽烟时，马克会慢慢地讲一些钟琪的故事。其实，我都听过一万遍了。热恋的钟琪，喜欢讲述她和马克所有的故事，甚至做爱的姿势，钟琪说：“西蕊你是巫婆，一下子就能感觉出马克还爱不爱我。”感觉出来又有什么用？马克还是爱她的，但她却走了，马克就像她随手丢掉的一个玩具，丢给了破败的生活。

马克讲他和钟琪的故事时，脸上布满伤感，很多时候，我只能拍拍他的手。我不是个会安慰别人的人，谁都知道，安慰过于无谓和虚假，大家都是聪明人，明白了彼此，太多的话，就多余。

然后，马克就会握住我的手，一语不发地抽烟，扔掉烟蒂后，拥抱我，像寻找安慰的孩子。

或者，夜晚我们在平台上，听叶子间的虫啾啾地鸣叫，两个人的眼里，全是寂寥。

2

我在一家制药公司，掌管着一年几百万的广告经费。在商业社会，花钱也是一件很累的事，特别是广告费，一点失误，或没有回应的费用投出去，都意味着我的饭碗将受到影响，所以，我忙到没时间恋爱。还有，我总在害怕恋爱的无谓伤害，看过钟琪和马克四年有始无终的爱情过程，让我更加惶惑，我害怕任何一种期望值之外的结果。

其实，如果马克的面皮厚一点，完全可以从我这里搞到点下脚料样的业务，让他的公司周转得不再如此尴尬，而自尊心坚强的他，从不肯轻易开口求人。

这也是我不讨厌马克的原因之一。

钟琪偶尔会有电话来，几句话后，就问：“马克还好吗？”

我说还好。说一些马克的近况，除了一声轻轻的叹息，钟琪就没了别的。

我已习惯了在房子里，在平台上，被马克拥抱在怀，一声不响地接吻，抚摸，然后，被马克抱在床上。所有的过程之后，我们躺在床上抽烟，中间放着金黄色的555烟盒、火机，还有蔚蓝色的陶瓷花瓶，用来装烟灰。我们分别盘踞在床两侧，像两个不相干的人做了一场不相干的游戏。什么都可以不说，和爱情没有关系，大家彼此寂寞，在茫茫人海漂着，身体是海中央的一块浮木，短暂的休憩过后，分开，向着自己也不知的未来，老样子继续下去。

周末，我们躺在床上，偶尔，钟琪的电话来了，我接电话，声音一如往常平静，马克一声不响地抽烟，烟雾缭绕地飘在四周，很快，就有了不真实的感觉。

后来，马克说，在我面前，总感觉自己像是玻璃人，穿多少衣服都遮不住我穿透力极强的眼神，有一切被我滤尽的感觉。

我看着他，微微地笑，前尘后世都清楚了，熟悉了，还有什么可以藏？

很多时候，我试图藏起犀利的眼神，却不可能，在马克面前，任何隐藏，都是欲盖弥彰的事情，大家都不傻，藏得多了，反而可笑了。

马克不在时，我会想一想和钟琪在一起，他是什么样子？有了我，钟琪在他心里又是什么样子？想着想着，心里就浮起温柔的疼。

马克来，我试着不看他的面部表情，可我还是忍不住要看看他的眼睛，看着看着，我就能看见自己的疼。看见自己的疼，我就绕到他背后，从背后拥抱他的腰，脸贴在他有淡淡烟草气息的衣服上，任凭心汹涌不止，他看不见的。

马克也不想看见，他只想在这间房子里温习他和钟琪的故事，我只不过是用来缓解短暂伤感的道具而已，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喜欢做这样的道具，虽然疼着。

除了偶尔利用一下对方的身体，我们就像两个好兄弟，身体分开时，生活一下子就互不相干了。我们谈论街上的美女，谈论电视里的帅哥，说说自己最喜欢哪种类型的，我不是马克心仪的一类，只好，我描述的心仪的对象，也不是马克的样子。

我依然马克给的青春激情

3

周末，我和马克去颐中滑草场滑草。套上护膝，蹬上草橇，我闻到了青甘的青草气息，被划破的叶子在哭泣，马克飞快地滑过身边，油绿如茵的茫茫一片，我们总是飞快地错过身旁。

休息时，我们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抽烟。香烟袅袅飘起时，在滑草场工作的女孩送来一个罐头状烟灰缸，短短的裤，水红的色，在滑草场上，像花朵绽放。马克的眼神一直追随到看不见的地方，我推推他，笑。

马克扭头看我，也笑，秘而不宣的味道。

马克说：“不错。”我装傻：“什么不错？滑草场？”

马克过来挠我的胳肢窝，我笑着，飞快翻滚开，他追过来，不依不饶，我只好不停地笑，眼泪都滚出来，只好，我们只好用这样的取闹遮掩所有尴尬。

后来，马克身上，常常飘着青甘的青草气息。

我不问，他不说，心照不宣就好。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时间被用来沉默地抽烟，偶尔说句话，梦游般飘乎不定。

一次，我掐灭烟说：“马克，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广告商代理投标会又要开了，你去试试？”

马克看看我：“我行吗？”

“有我呢。”说完，又是沉默。我知道，凭马克的公司，绝对没有竞争实力的。他的公司，说到家，不过是马克不想闲着，还要糊口的尴尬维持。

“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没实力？”

然后，我不动声色地把标底透露给马克，一切，就不可挽回地开始了。

拿下我们公司一年广告代理权的晚上，马克留在我的床上，他洗过澡了，在无声的纠缠里，我无法遏制地闻到了青甘的青草气息，我落泪，他看不见，我的哭泣隐藏在心里。而马克，所有的感激，只用身体表达。

三百万广告费，马克至少可以赚到45万。我拿出仅有的积蓄，让马克办冷餐会，用来沟通公司之间的业务感情，也算答谢。

冷餐会上，马克得体的周旋，是我从未见过的，他举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就像第一次看见，第一次相识，所有隐秘藏在平静的喜悦背后。曾经的以往，我低估了马克的，滑草场的水红色女孩，在那夜，如幽静花开，缠绕在马克身边，细细的指，明媚的脸上，洋溢着对马克几近于崇拜的神态，我做不出来，而这是男人希望从女人身上得到的表情。马克总是说我的眼，像装着寒冰制作的刀子，一下子就刺穿男人的心，让男人不安。我无法改变眼神。

那夜，我喝了很多酒，喝那么多也不醉，让我痛恨自己，而女孩，喝一点干邑都要用手绢捂着鼻子，我想做却做不出来的柔弱，那么让马克心疼。

我想借着酒醉对马克说爱你，却不可以。何况还有遥远的钟琪，一切，也就仅此而已。

酒会上，最后离开的是我和马克，还有柔软的女孩。

马克让计程车停在楼下：“西蕊，你自己可以吗？”纯属于客气的问，压根儿，他没打算送我上去，我下车，隔着玻璃和马克摆手说：“再见。”然后被无力的感觉袭击。

几天后，我把一年的广告费打过去，在公司走廊，我叫住他，他手里捏着支票，我说：“马克，我希望能够成全你和钟琪。”

其实，这不是内心的真实。我最想成全的人，是自己，只是，我始终没学会怎样具有主动的勇气。

马克依旧来，带着一身的青草气息，床，我们很少去了，只在沙发上抽抽烟就可以，话很少。

三个月后的一个夜，马克来，躺在床上，长长的四肢伸得张扬，惟独眼神懒散。“西蕊，真的对我没感觉？”

我笑，想说的话，被钟琪或滑草场的花朵女孩，一闪一闪推回心底。

走的时候，马克拥抱了我的身体，像拥抱自己的兄弟，手拍拍我后背。忽然地，我有流泪的欲望，在他能够看见之前，泪没有落下。

我们公司又有新产品面市，必须添加广告推介，我给马克打电话，电话一直响得寂寥，打他的手机，已停机。忽然地，我有了浓郁的不祥，在一片惶惑中找到马克的公司，已是人去楼空，我打电话给报社、给电视台，被告知，一年的广告费都已预付，只是，没有人知道马克去了哪里。恍惚里，想起马克最后的拥抱，我知道，马克走了，和钟琪一样，去了大洋彼岸，我的直觉从没错过。

这是我工作以来，最大的纰漏，总裁问：“西蕊，你怎么疏忽到如此地步？”

而对于我，不仅仅如此，我不能解释的，一解释就放大所有的疼，我不愿意面对，沉默只有一个结局：我辞职。

我失业，失业后呆在家里，一个夜晚，钟琪的电话突兀地就来了：“西蕊，在异国他乡我遭遇了被幸福包围的滋味。”

我的心，弹跳着自己语言的隐疼：“知道，很久没你的电话了，被爱情逮着的女人总是重色轻友。”

钟琪就笑，说：“什么被爱情逮着，不过是丢掉的又捡回来。”

我静静地听，在一瞬间，被预感一下子击中的酸楚，阴阴暗暗地压过来。

钟琪的声音，一路快乐上扬：“马克来美国了。”

我慢慢说：“是吗？真好，你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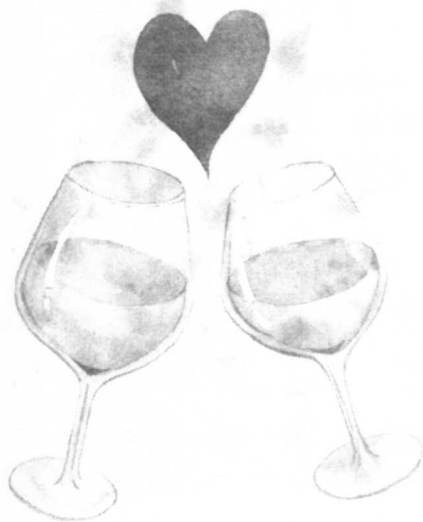
然后，钟琪的声音就模糊了。马克，和我一样孤单的马克，以最快且有点不负责任的速度，处理完给我们公司代理的广告业务，带着赚到的几十万去了美国，而我，像当年钟琪丢弃他一样，被丢弃给破败的生活，没人看见我的伤，我的疼。

对钟琪，我不能说什么，只要他们幸福就好，即使这幸福与我无关。

然后，我搬出钟琪的房子，那所房子里，到处都是伤口的痕迹，我已是不能够面对，一个真实存在的明晰暗伤。

对峙

爱情不过是一场痛疾，
一旦得了，
便没了治愈的机会，
它潜藏在身体深处，
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
它便跑出来，
如顽皮的孩子，
折磨了心灵或者身体。



采访陆航的那天，寒森的心，如悬着的一片落叶，迟迟地，不肯落下。只因眷恋着他的枝枝节节，离中年近在咫尺的男子，很好的相貌以及事业，以及沉默的唇齿，让她不爱，怎么可以？

几天后，寒森给他电话：“陆先生，可以补充采访你太太吗？”

陆航的迟疑，在片刻之间，寒森便见了希望。这个要求，本身就有了一些只与自己有关的秘密目的，对太太倦了的男子，是不会轻易把她示人的。

一直，寒森是个那般执着的女子，不肯轻易喜欢，喜欢了不肯轻易放弃，如母亲曾说过的：容易受伤的性格。若真的喜欢，放开胆子抢那么一次，在她想来，未尝不可。

乘了陆航的车，一路风平浪静的沉默，静静而卓然的清凉，在浅浅的秋里。寒森知道了他是不肯使用香水的男人，没有烟酒嗜好，采访过许多所谓成功男士，他们的喜好，都在车子中的空气里，惟有他，清淡若水。

一路上，陆航几乎目不斜视，恍如逃避诱惑的婴孩不敢看糖果的样子。寒森的心，若阳光下的水滴，袅然飞翔。

此刻，寒森便是诱惑所在了，笑轻轻扬上嘴角。

见着了陆航的妻，一个安详在轮椅上的女子，望着寒森笑了，安详高贵到孑然，一如高秋正午下的菊。

寒森说：“陆太太，我是寒森。”

她望着陆航笑：“我已不再是陆太太，怎么还乱说？”陆航也

笑，那刻，他若阳光少年的心底无杂。

原来如此，寒森的心，顷刻奔涌而起。

陆航有许多业务要忙，早早走了，倪裳和寒森喝红茶，一个下午与采访无关，寒森知道了她和陆航的过去。三年前，因一场车祸，她的腰椎以下便是了一种摆设，用绝食威逼陆航离婚。寒森问得幼稚：“你们不爱了吗？”

她笑：“当我能给予的爱情只剩了形式，对另一个，是不公的，你不觉得，有一种痴情，对另一个人其实是残忍吗？”

寒森点点头。

“但我必须一直接受他的照顾，这是他答应离婚的前提。”

原来，这个家，并不是陆航的，他的在对面，离婚后，他便买了一楼的两套房子，与倪裳对门住着。

寒森爱他们美如烟尘的往事，胸有丘壑的倪裳，即使自己得了陆航的爱，对她，必然也会敬重的。

3

走的时候，倪裳的轮椅转到门口，突兀地，寒森听见她的声音：“陆航是个好男人，离开他，是因为他还有很长的岁月可以爱或被爱。”

倪裳的聪慧，即使黑夜，在她面前，也是透明的。

寒森回头望她，一转身，泪落下来，幸福恍若唾手可得。

后来，倪裳的电话便常来了：“寒森，你可以来陪陪我吗？”

寒森去，从不推诿，那次采访结束后，这是接近陆航的唯一途径。

他常常在，汲着红茶，看寒森和倪裳谈笑之间，笑容温暖。每一次，倪裳说：“陆航啊，送送寒森吧。”寒森的心，哗啦哗啦飞起来，黑夜里的脸红，他们看不见。

而倪裳，高贵的微笑之下，洞悉寒森心的每一个角落。

几杯红茶，便让寒森微醉，是爱情若酒，陆航知不知？